同窗五载 情同手足

——怀念越南留学生潘庆同学

○王明坦（1962水利）

清华百年校庆来临之际,我和所有校友一样,心潮起伏，思绪万千。离开清华园到现在，快五十年了，至今仍忘不了在清华园里度过的那些美好时光。每当老同学聚会时，我们都会情不自禁地回忆起当年给我们上过基础课和专业课的老师、美丽的校园，还有远在异国他乡的同窗好友，特别是和我曾经同窗五年的越南留学生潘庆同学。前些时，在《清华校友通讯》复62辑上，偶然看到一张半身照，猛一看，感到十分惊讶，这不是潘庆同学吗？简直太像了！仔细看后,原来是另一越南留学生张玉淑（1966精仪）。这是不是“佳节思亲”情结所致呢?

几年前，当我得知潘庆同学过早离开人世的消息时，深感震惊和惋惜！记得在清华时，他虽然和多数越南人一样，体格较瘦，但很结实。他和我一样喜欢体育运动，我们一直坚持早操跑步，下午四点半至五点半为体育活动时间（那时全校已形成风气，很少有不去操场锻炼身体的）。我们两人还曾经参加过系足球队呢（教练是运动健将关仁卿）。他回越南后曾先后在水利部机关及水电规划设计院工作。在中越关系紧张的那些年份，他曾作为援外专家(他有法语基础)，去阿尔及利亚工作了几年。再后来，他应聘到南方的胡志明市的一家水电工程公司，担任总工程师。他不仅以他扎实的专业知识，为越南的水电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,而且为增进中越两国人民的友谊，默默努力，充满热情。他本想在适当时候再来中国，和我们一起重游清华园，参加一次校庆活动。然而，他的这一愿望，竟然永远无法实现了。

潘庆与同班女生临别合影(1962年夏)

潘庆同学是1957年9月进入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学习的。当时水利系共有三名留学生，另两名是印尼留学生康达尔和苏联留学生纪必乔(比我们高一届)。学校为了帮助留学生更好完成学习任务,每一个留学生都选派了一名中国同学陪读。入学不久，我就被通知去陪越南留学生，并搬进了留学生集中居住的三号楼。从这时起,我就和潘庆朝夕相处，一起去听课，一起进行体育锻炼。他为人热情开朗，坦诚随和。所以，我们很快熟悉起来，并且成了几乎无话不谈的好朋友。

潘庆与笔者（右）在陈村电站工地（1961年初）

潘庆同学年幼时父母双亡，靠姐姐养大成人。中学毕业后，被国家保送来中国学习。他先后在广州中山大学、北京大学学习汉语三年，随后在北京水电学校(今华北水电学院前身)、天津大学各学习一年。由于潘庆同学天资聪颖，刻苦勤奋，品学兼优，最后，越南政府又让他转到清华大学深造。所以，他进清华前已在中国学习了五年，其汉语是所有留学生中最好的。学校里凡有留学生参加的重要活动，如有留学生代表讲话，其讲话稿，通常都由他起草或翻译。

大家知道，50年代来我国的留学生是很少的，主要来自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。因为新中国成立不久，全国上下正在掀起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，因此，在他们眼里，这是一个充满希望和期待的国度。尤其是潘庆同学，他家境贫寒，又饱经战乱，因而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留学机会。然而，在那个以“政治挂帅”、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的年代里，在左的教育方针指导下的教学计划里，安排了大量的校内外劳动，以及一连串的政治活动。如“处理右派大辩论”，“红专大辩论”，“教育革命大辩论”等等，这不仅占去了大量课外时间，而且因时间不够用，往往要临时停课。为此，我们这一届的学制竟由原定五年制改为五年半，后一届(1958年以后入学的)就改为六年制了。这样的教学计划和安排，肯定不符合留学生派遣国的要求。好在学校实行了“内外有别”的方针，所有留学生，除教学实习外,不参加中国同学的其他劳动。当然,更不参加政治运动了。而且，维持五年本科学制不变。这样一来，除了基础课和部分专业课是随大班上之外，很多时候是我们两人单独上课。此外，系里还单独安排有关教师带领我们两人，先后去陈村电站、三门峡电站和官厅电站实习。那时正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，好在学校有关部门事先都做了安排，我们所到之处，对留学生都有特殊照顾。潘庆同学和我，从课程设计到毕业设计，都是在施嘉炀、张光斗、梅祖彦等导师指导下进行的。1962年夏，我们终于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毕业答辩，胜利完成了学业。

潘庆同学先后在中国生活了整整十年，对中国、对母校清华是有着深厚感情的。对学校和系里的各项活动安排，他都积极参加，充满热情。在大跃进的年代里，学校组织留学生去天津郊区参观“亩产万斤稻的卫星田”，他回来后极其兴奋，惊叹道：“简直太不可思议了，人竟然可以站在稻谷上照相！”后来才知道，这是“大跃进，浮夸风”的杰作。测量实习和施工实习，条件十分艰苦，他却从无怨言和牢骚。他和班里及年级里的同学相处融洽，大家也喜欢和他交谈，都对他印

象很好。但是，在当时左的大环境下，他却也无意中受到过某种伤害。记得那是在1958年冬，我们在京郊南口王家园水库实习时发生的一件事。王家园水库，是当年我们“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”的试验田。现场主要负责人，一位是“工程科长”李清春老师(水利系施工教研组)，“设计代表”是水八(真刀真枪搞毕业设计者)的廖灿戊。我们部分水二同学都是施工员。施工现场条件之艰苦就不必细说了，每天早出晚归，疲惫不堪。可年级学生干部（辅导员？）“狠抓政治思想工作不放松”，几乎天天都要大家围坐在火炉旁边开“务虚会”。所谓开会，无非是大家听他训话，听他分析批判各种所谓的“非无产阶级思想”和“白专道路”表现。主持人高谈阔论，受教育者多数低头打盹……正当大家无精打采、昏昏欲睡之时，突然，这位干部的话锋一转，直接点了潘庆同学的名，以他作为反面教材，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走他那条“白专”道路(我不知是不是在影射我)。一听此言，迷糊之中，我一下子惊醒了！所担心的事，终于发生了！此时睡在套间里的潘庆同学披着棉大衣，气冲冲地开门往外走，边走边说：“对不起,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！”务虚会场突然鸦雀无声，会议主持人也十分尴尬。于是大家催我赶紧去跟着他……

深夜里，我们冒着严寒，在大坝工地上边走边聊。他最想不通的是两点：第一，努力学习怎么就是“白专”呢？(的确，学习成绩差的，绝不会被扣上“白专”帽子的)第二，中越两党两国有着“同志加兄弟”的亲密关系，为什么有意见当面不说(天天见面,你好我好)，而在背后大搞批判呢？……面对他的提问，我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，只是说：“我想，那只是他个人的看法，并不代表大家，更不代表学校……请不必在意。”其实,会议主持人也是在极左思潮影响下,紧跟形势而为之,他本人对潘庆并无成见。

此事系里很快知道了，并派何老师代表系领导前来工地处理此事。何老师肯定了潘庆同学在各方面的表现，同时检讨、批评了我们一些过左的作法：如不注意同学们的健康，无休止地开会，搞疲劳战术，等等。并戏言道：恩格斯说,劳动使猴子变成了人，你们现在却快变成猴了！意思是要劳逸结合,给大家留点时间，搞搞个人卫生。

在那个年代，发生这样的事是不足为奇的。好在学校和系里处理问题及时得当，没有造成什么后果。他也理解当时的政治气候，并没将此事再放在心上，此后的学习生活一切如常。

临近毕业,他十分关心我的个人问题。他比我年长几岁，来中国前曾有过女朋友，为了留学，他们忍痛分手了。考虑到他即将离开清华回国，我们在一起的时日不多了。所以，我们经常躺在床上聊天不止，谈个人打算，憧憬未来的工作和生活。那时的我,虽然已二十好几了,却极其单纯幼稚，对未来的一切根本不去设想，心想：命运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，走一步算一步吧。在了解我的心情后,他比我还着急。为此,他在课余时间曾多次前往新斋（当年的女生宿舍），了解同年级女同学的交友情况。为此也曾引起一些误会，以为他在找女同学谈恋爱（下转第136页）